

拙齋筆記

瓶花齋雜錄

甲乙剩言



瓶花齋雜錄

袁宏道輯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拙齋筆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八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瓶花齋雜錄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瓶花齋雜錄

明 公安袁宏道中郎輯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習氣。

某日入主客署，遇南安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罐，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邊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閒。草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小人行險以徼幸，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幸。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蘗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搗爲丸，甚效。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

絹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礪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防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曾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絮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彌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張園。聞甚微。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

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呬浪。呬呬終日。邱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書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期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行酒一椀。傾二壺許。微風條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于乘敵。袁小修如破浪之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臂。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尙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尙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腳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蟲。極效。

薑校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腳痛效甚速侯師之年老雙足輭不能行有人教之炒蘇子搗碎和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和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蟲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蟲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旴江發得極透

孫權遺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潛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蘇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金劉元質有墨本無趙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

小人。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人乎。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瀾廁汙垣之中。一聞其聲。踊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徧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淅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鬬。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買秋。整促織經。其略謂蟲生于草土者。其身輒生于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闊者。爲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錢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

月額頭、香色肩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菱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飼帶血蚊蟲，內熱用葦芽尖葉，落胎蕒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螽蟻螻，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挾其鬚，卽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鬪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腳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版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鬪，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可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猙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繁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元虎應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

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獃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資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